



# 鴻飛曲

## —實習抒懷

陳麗容

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？恰似飛鴻踏雪泥

；

泥上偶然留趾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？

」

走過長長的時間之廊，印下了無數憂、懼、喜、樂的足跡，驀然回首，才驚覺一個月的榮總實習已到了盡頭。輕顰的眸中逸去一絲絲苦澀，卻換得了醇酒般耐人尋味的甘甜。

這學期實習婦產科及內外科，各二週，同時經歷了迥然不同的兩個世界。產科實習是令人難忘的經驗，因為這兒有美麗的新生、歡笑的淚水，更有母愛的光輝。印象最深的是在產房中那一幕：時間的脚步緩慢的挪移，母親的陣痛卻愈來愈強烈，她咬緊牙關，汗流如雨，殷切的期盼只為一個生命的誕生……終於，胎兒出生了，真是雀躍的一刻！然而受盡痛苦煎熬後的母親，勉強擠出的第一句話是：「孩子平安嗎？」—「4000公克！是個胖男孩哦！」—母親禁不住笑了，疲憊中帶著欣慰與滿足。我突然覺得這份

微笑好美、好神聖，遠勝過風靡世人的蒙娜麗莎。

心情愉快的從產科病房轉到內外科，誰知觸目所及皆為病痛，震撼心頭的盡是掙扎在生死邊緣的無奈。最初幾天，實在無法適應這種利那間的陰陽兩隔，難過的情緒幾乎讓我不願再去面對病人，不斷苦思的是生命的真諦和善變的人生百態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一位肺癌末期的病人，他早已瘦成皮包骨：嚴重貧血，又續發肺部感染造成膿胸，每天由胸腔引流出的都是大量、黏稠、血色的膿液，虛弱的身子使他沒有力氣說太多的話，但是他的眉宇間流露的是無比的堅強與剛毅——也許該說是強韌的生存意志力。誠如他所說：「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！再追悔，再歎息只有更加重傷感，根本無濟於事……但我絕不願在這兒等死，我要盡可能接受最好的治療……我要在大限之前好好做點事……」

的確，人總是要面對現實的，不該執著於「我曾失去什麼」，重要的是——「我還



能做什麼」。生死有如天壤之別，間隔卻在一線之間，我們常歌頌「生」，諱言「死」。當然，生非自願，死又何甘？但若沒有死亡，怎能襯托出生命的可貴呢？過去常聽人爭論「活死人」與「死活人」之別，今日我總算有更深一層的體認——人的價值是「生活」，不是「存在」。人生不在乎得到多少或失去多少，而在於是否全心全意的努力過，活出自己的光與熱。

「春花可以凋謝，不凋的是天地間的生機；

蠟炬可以成灰，不滅的是人世間的火種。」

宇宙萬物縱然善變無常，但只要有這股生氣與活力，生命終將永遠發光、發亮，輝耀整個穹蒼。

升上了大三，成長對我不再只是喜悅，而也是另一種負擔、一種責任。大學生涯是短暫的，在這所小小的學院裡，我不過是個匆忙的過客，但正如歐陽修「直須看盡洛城花，始共春風容易別」，該珍惜把握的，我

都盡力珍惜把握，那麼當我離去時，也就無遺憾了。